

教宗本笃十六世

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教理

保禄六世礼堂

2009年2月4日

圣保禄 (20)

圣保禄的殉道及续承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

这组有关圣保禄的教理已经接近尾声，今日我们想说的，是圣保禄在世最后的日子。古老的基督徒传统都一致证实保禄是在罗马殉道去世。关于这事新约完全没有提及。

《宗徒大事录》以记述圣保禄在罗马的囚居生活结束全书，尽管被囚，圣保禄仍然能够接待所有到他寓所来见他的人(宗 28:30-31)。只有在《致弟茂德后书》中，我们找到这段有关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提示：「至于我，我快要被奠祭，扬帆出海的时刻已临近¹」(弟后 4:6; 另请参看斐 2:17)。此处用了两个图像，一个是宗教祭祀的图像，圣保禄之前在《致斐理伯人书》中，已经用过这个图像来说明殉道是基督的牺牲奉献的一部份；另一个是解缆启航的航海图像：圣保禄将这两个图像放在一起，正是用心深远地在暗示他的死亡事件及这死亡的残酷。

我们手上拥有的首个有关圣保禄的去世的明确见证，出现于第一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即是圣保禄死后三十多年。这见证来自罗马主教圣格来孟一世写给格林多教会的信。圣格来孟在信内，提醒格林多教会总不可忘记圣保禄宗徒给他们立下的表样，然后在讲述完伯多禄的殉道事迹后，他接着说：「因为嫉妒与不和，圣保禄让我们看到

¹ 此句《思高》圣经的译文如后：「因为我已被奠祭，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以下是当日教宗讲解这篇教理时引用的义文圣经：«Quanto a me, il mio sangue sta per essere sparso in libagione ed è giunto il momento di sciogliere le vele», 上面「扬帆出海的时刻已临近」的译文，正是根据这段义文圣经翻译而成。

他的坚韧忍耐如何得到奖赏。他被拘捕了七次，被放逐，被投扔石头。他成为基督在东方和西方的先驱，他更因为他的信德，为他赢得了卓越的名声。在他向全世界宣讲了正义之后，及在他抵达西方的尽头之后，他在执政者前为主殉道；就这样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去到那个神圣的地方，并因此成为坚韧忍耐的最高表率」（《格来孟前书 1 Clem 》 5,2）。圣格来孟在这封信中所说的坚韧忍耐，是指圣保禄在基督的苦难中的参与，是指他一直无怨无悔和不屈不挠地接受走上那段长长的痛苦历程，以至最后他可以说：「在我身上，我带有基督的烙印」（迦 6:17）。我们刚从圣格来孟的信，听到圣保禄曾经抵达「西方的尽头」的话。这句话引来人们的讨论，原因是想知道，这是否表示圣保禄真的如他所想的，去了西班牙。对于这事，我们没有任何肯定的数据，不过，在写给罗马人的信中，圣保禄倒是真的说过他会去西班牙(参看罗 15:24)。

圣格来孟的信中有一点颇有趣，那是有关伯多禄及保禄二人名字的次第，伯多禄的名字总是放在保禄的名字之前。这次第于第四世纪被西泽肋雅的欧瑟比奥倒置了。当欧瑟比奥谈到罗马皇帝尼罗时，他说：「根据记载，当尼罗在位期间，正是在罗马，保禄被斩首伯多禄被钉十字架。这记载有一事实根据，这事实就是他们二人的名字，直到今日仍然保存在罗马城内，埋葬他们二人的地方」（《教会史 *Hist. eccl.* 2,25,5》）。欧瑟比奥继续引述更早之前，一位罗马司铎盖亚斯 (Gaius) 于第二世纪初所讲的话：「我可以指给你看两位宗徒的纪念碑 (trofei) 的所在地。若你前往梵蒂冈或前往柯斯恩大道 (Via Ostiense)，你会找到那些为教会奠下基石者的纪念碑」（《同上 2,25,6-7》）。纪念碑即是墓碑，这些墓碑其实就是伯多禄和保禄的坟墓，直到两千年后的今日，它们仍然在同一的地点受到我们的崇敬：伯多禄的坟墓在梵蒂冈这儿，外方人宗徒的坟墓则在位于柯斯恩大道的城墙外的圣保禄大殿内。

这两位伟大宗徒的名字总是被一起提及，这一点很有趣。尽管没有任何古老资料指出这两位宗徒曾经同时在罗马执行他们的职务，后来的基督徒，却根据他们二人都埋葬在罗马帝国的首都这个事实，视他们为罗马教会的建立人。事实上，第二世纪末叶，里昂的圣依内利 (sant'Ireneo di Lione)曾就不同教会的宗徒继承这问题，这样写道「若在此处将所有教会的宗徒继承都列出来，会长得使人感到厌倦乏味，所以我们只选择

了那个所有人都认识，最古老和最伟大的教会，即是那个由那两位最显赫的宗徒伯多禄和保禄在罗马建立和组成的教会」(《驳斥众异端 *Adversus haereses*》 3,3,2)。

现在让我们撇开伯多禄不谈只集中在保禄身上。首篇记载圣保禄的殉道的作品是约于第二世纪末写成的《保禄言行集 *Atti di Paolo*》。该书记载说尼罗判处保禄斩首之刑，并且实时执行(参看 9,5)。至于死亡日期，则一开始已有不同的说法，大概在主后 64 年 7 月，尼罗于罗马大火灾后发起的教难，至尼罗在位的最后一年，即主后 68 年之间(参看圣热罗尼莫，《名人录 *De viris ill.*》 5,8)。这主要是从圣保禄抵达罗马的时间计算出来，关于这一点，我们无法在此作任何论述。后来的传统对保禄的殉道有两类数据。第一类属稗史性，说圣保禄于劳伦田纳大道(Via Laurentina)的萨维艾水泉(*Aquae Salviae*)所在地殉道，当他的头被斩下跌到地上时回弹了三次，结果在他的头颅回弹之处现出三处水源，于是那个地方被称为「三泉」(*Tre Fontane*)，这名称一直传留到今日(参看第五世纪的《托名马赛鲁的伯多禄和保禄言行集 *Atti di Pietro e Paolo dello Pseudo Marcello*》)。至于第二类资料，则与前面提到的罗马司铎盖亚斯的古老见证完全一致，根据这些资料，圣保禄不但被埋葬「在城外……柯斯恩大道两里之处」，并且准确地指出，「在路芊娜(Lucina)的田庄内」，路芊娜是位皈依成为基督徒的罗马贵妇(参看第六世纪的《托名亚北底亚的保禄受难记 *Passione di Paolo dello Pseudo Abida*》)。正是在此处，君士坦丁大帝于第四世纪兴建了第一所圣堂，之后于第五、第六世纪之间，以下三位罗马皇帝：瓦兰廷安鲁二世(*Valentiniano II*)、迪奥多西奥(*Teodosio*)及亚卡迪奥(*Arcadio*)，再将这所圣堂扩建。现在大家看到的「城墙外的圣保禄大殿」，则是 1823 年大火之后重新兴建的。

无论如何，圣保禄的形像是远远超出他在世的生活及他的死亡；事实上，他给我们留下一份非凡的灵修遗产。而他自己，作为耶稣的真正门徒，也成为矛盾的记号。一方面，他被当时一个犹太基督徒团体，即一般所称的「艾匹安派」(*ebioniti*)的人，视为梅瑟法律的叛徒。可是另一方面，在《宗徒大事录》中，已出现了对保禄宗徒极大的崇敬。现在我想撇开一些伪经不谈，例如《保禄与迪拉言行集 *Atti di Paolo e Tecla*》及一部保禄宗徒与哲学家塞尼卡(*Seneca*)通信的书信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知道圣保禄的书信很快便进到礼仪内，形成圣道礼中的「先知—宗徒书信—福

音」这个终久性的结构。正是多得在教会礼仪中的这个「临在」，让圣保禄的思想可以直接滋养每一个世代的信友。

所以明显地教会的教父及后来的所有神学家，当然都从圣保禄的书信及他的灵修得到滋养。事实上一直到今日，圣保禄作为外邦人的真正导师和宗徒这个身份，一点都没有改变。我们手上所拥有的第一篇教父新约圣经释义，是亚历山大里的奥力振，这位伟大神学家对保禄致罗马人书的解释，可惜这篇释义只有一小部份传留下来。金口圣若望除了解释过圣保禄的书信外，更给他撰写了七篇使人难忘的颂文。至于圣奥思定，他之能够在他的皈依过程中踏出决定性的一步，更是完全多得圣保禄的帮助，之后终其一生，他再没有离开过保禄。亦正是从他这个与圣保禄的持久对话中，让他推论出他那个伟大的恩宠神学，这神学之后成为每一个世代的天主教神学和誓反教神学的基础。圣多玛斯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篇有关保禄书信的精彩释义，这篇释义代表了中世纪的释经工作最成熟的成果。进入第十六世纪，因为誓反教的改革，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在马丁路德人生最具决定性的时刻，即一般所称的 «Turmerlebnis» (可能于 1517 年发生) 事件中，马丁路德于一瞬间，就圣保禄成义的教义，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这个新的解释让他终于能够摆脱他因为自己之前的生活而产生的责备和忧虑，让他对天主那个无条件地宽恕一切的仁慈，充满新的和毫无保留的信心。于是从那一刻开始，马丁路德将那个受到圣保禄谴责的「犹太基督徒法律主义」，与天主教会的生活秩序等同起来。易言之，在马丁路德眼中，教会只是福音的自由所对抗的，那个守法奴隶制度的代表而已。及后特伦多大公会议 (1545-1563) 以更深入的方式，来解释成义的问题，并且为法律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找到一个真正的综合。这个综合故然与整个天主教会传统所教导的一致，也同时符合整部圣经的统一思想。

进入第十九世纪，由于接受了启蒙主义最佳的继承，保禄主义出现了新的复兴，特别是因为采用历史批判法来解释圣经所引发的学术研究工作。此处有一事实我们且不论述，就算在那个世纪，一如之后在第二世纪，一种真正的污蔑圣保禄的现象其实已经呈现出来。关于这一点，我特别想起尼采 (Nietzsche)，他曾经对圣保禄有关谦卑的神学加以嘲讽，并以他自己的超人哲学——超人——与之抗衡。我们且不论这些，而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到当时那股要学术性地解释圣经的主流思想，及二十世纪的新保禄

主义。此处最着重的是自由观念，并且一如马丁路德曾经直觉到的，视这观念为圣保禄整个思想的中心。此是，现在是从「近代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诠释这自由观念。结果是圣保禄的宣讲和耶稣的宣讲被严重地分了家。圣保禄亦几乎被塑造成基督宗教(cristianesimo)的新始创者。不错，耶稣的宣讲的一个决定性课题，天主的国的中心性，在圣保禄的宣讲中，被他用以逾越奥迹为决定性课题的基督论取代了。再从这逾越奥迹衍生圣洗及圣体(感恩祭)圣事，以作为这奥迹的持久临现。而基督的奥体——教会——也藉着这逾越奥迹不断成长和建立起来。然而，我只是想在此简单地指出，正是在基督论及逾越奥迹的新中心性内，天主的国能够实现，耶稣的真正宣讲也变成具体、适时和有效。我们从先前的教理讲授中已经见到，以上所说的这个保禄的创新性，其实正是保禄忠于耶稣的宣讲，的最深入的表达。在释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过去这两百年，天主教的释经学和誓反教的释经学的趋同性亦同时在增加，更因此令到双方，在那个曾经一度引起最大的历史性争议的课题上，达到显著的共识。这一点对于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一个最中心课题——大公主义——的达成，显露出巨大的希望。

最后，我也想简单地谈谈那些近代在天主教会内兴起，以圣保禄为名的各种宗教运动。首先是第十六世纪的「圣保禄修会」(Congregazione di san Paolo)，即一般所称的Barnabiti；接着是第十九世纪的「圣保禄传教士」(Missionari di san Paolo)或保禄会士(Paulisti)；然后是第二十个世纪，由真福雅各布伯安培利奥(Beato Giacomo Alberione)创立的，包括不同性质的团体的「保禄之家」；此外，还有那个名为「圣保禄之友」的在俗组织。因此，总括而言，那位光芒四射的宗徒，那位多产的作家和渊博的基督徒思想家，其实今日仍然兀立在我们面前，让每一个走近他的人，都能获益。金口圣若望曾经在他所撰写的其中一篇颂文内，在保禄和诺厄之间，作了这个原创性的比较。他说：保禄「并没有将木板放在一起，以建造一艘方舟；他以写信代替接合木板的工作，结果他从汹涌的波涛中拯救出来的，不是他自己家中那两个，三个或甚至五个成员，却是整个地球上快要被淹没的人」(《颂文 Paneg.》1, 5)。而这亦正是保禄宗徒在今日，以至永远，可以继续办得到的事。因此，我们从他的生活榜样及从他的教义所学习到的，就算不能作为一种保证，至少可以成为巩固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督徒身份的激励，并使整个教会回复青春。